

中国作家

经典文库

羊的门 (上)

李佩甫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

长篇小说卷

I247.7
251
:5(1)

羊 的 门

(上)

李佩甫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

长篇小说卷

I247.7
251
:5(2)

羊的门

(下)

李佩甫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田军

P.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(第一辑) 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:100050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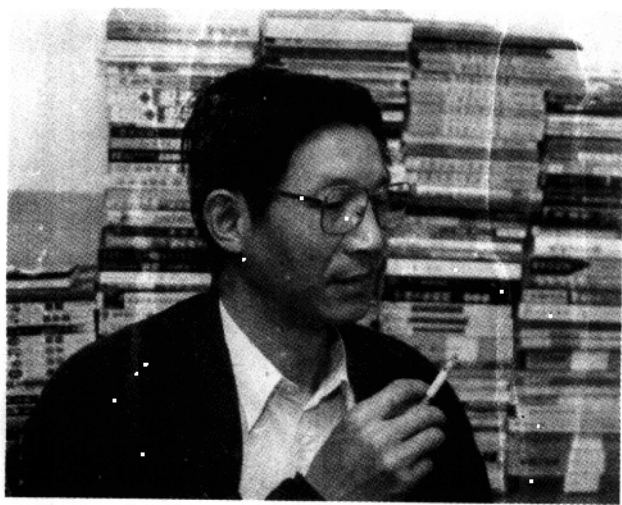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244印张

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套

ISBN 7-80145-1553-3/I·65 定价:2560.00元(全二十四卷)



李佩甫

14B16/07



目 录

第一章	(3)
一 土壤的气味	(3)
二 三千年留下的一句话	(5)
三 草的名讳	(7)
四 屋的意识	(12)
五 平原上的一个传说	(15)
第二章	(19)
一 二泉映月	(19)
二 背景	(26)
三 没有面条了	(40)
四 一号车	(51)
五 节外生枝	(61)
第三章	(70)
一 花甲	(70)
二 茅屋	(78)
三 生日的礼物	(87)
四 呼家堡绳床	(95)



羊的门

五 呼家堡的议会	(102)
第四章	(112)
一 一个“贼”字	(112)
二 孙布袋	(121)
三 小娥的魂灵	(132)
四 拾来的女人	(141)
五 杀狗的日子	(154)
第五章	(170)
一 死棋活走	(170)
二 狂欢之夜	(179)
三 链上的一个环	(189)
四 没有画成的句号	(196)
五 釜底抽薪	(203)
第六章	(213)
一 月光下的白菜	(213)
二 锅盖丢了	(220)
三 八圈	(228)
四 纸糊桥	(235)
五 易筋经	(247)
六 老鼠捉猫	(272)
第七章	(279)
一 骡子不是咸的	(279)



二	蔡先生	(285)
三	猴脑宴	(297)
四	煤是白的么	(308)
五	挖到身上的都是“布鳞”	(316)
第八章		(323)
一	窄过道儿	(323)
二	八棵树	(339)
三	展览台	(348)
四	一个汉字的注释	(357)
五	十法则	(366)
第九章		(377)
一	十二点	(377)
二	跑一跑	(384)
三	十面埋伏	(395)
四	一粒花生米	(408)
五	八哥	(415)
六	大象无形	(423)
第十章		(428)
一	地上与地下	(428)
二	“人民”评议会	(436)
三	谁是主	(445)
四	挂“星”的灵魂	(454)



羊的门

五 大偷与小偷	(462)
六 生命在于运动	(469)
第十一章	(475)
一 谈判	(475)
二 屋外的“屋”	(482)
三 黄花闺女	(491)
四 公事私办	(502)
五 私事公办	(510)
第十二章	(519)
一 大与小	(519)
二 一个谜	(528)
三 呼家面	(538)
四 鱼和饵	(546)
五 洗手会	(556)
第十三章	(567)
一 审讯的诀窍	(567)
二 女人的原则	(576)
三 人与群	(588)
四 外圆内方	(594)
五 光荣与梦想	(602)
第十四章	(610)
一 阳光大道	(610)



- 二 马桶上的“新闻” (620)
- 三 治病的方法 (629)
- 四 一个炸雷 (635)



第八章

一 窄过道儿

那是一个干涩的冬天。

在那年冬天里呼家堡先是有人掉了耳朵。后又有人丢了性命。

起因是因为德顺的耳朵。

德顺的耳朵是被“窄过道儿”咬掉的。

“窄过道儿”名叫于风琴，是村西头王麦升家的女人。

这女人没有别的毛病，就一样，人太精明，干啥事算计，不吃亏。在平原，这叫做“强粮”。“强粮”这个词在字典里是没有的。这个词所表述的仅仅是一种感觉，是一种看在人们眼里的日常行为方式，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活作风，有着事事占先的意味，这里边还含着叫人看不惯的霸道和蛮横。平原上还有这么个歇后语，叫做“心重的人个矮——坠的了”。这两项加在一起，基



羊的门

本上就把她给框定了，于凤琴就属于这种心思重的“强粮”女人。说起来，她的个儿也不算太矮，小精神人，干活很麻利的。早些年，她刚嫁过来的时候，就曾为分地大闹过一场。地分得好好的，到了埋界石的时候，她偏说，牲口犁的沟偏了一麦叶儿，向了临近的槐家。一麦叶儿是多少呢？人家不再犁了，她不依，非要人家重犁一道沟，把那一麦叶儿犁回来。她堵着槐家的门，一骂就是三天，骂得槐家女人说，就让她犁吧，到底又重犁了一回，让她多占了一麦叶儿。都说她“强粮”，却没有人注意到她的“后河意识”。于凤琴是从后河嫁过来的。历史上，后河人多地少，地是庄稼人的命，没有“命”的人最要“命”，所以后河人血脉里就馋地。一般的地方人都“惜”地，到了后河，这个字就换了，换成了一个“馋”！可没人知道她是馋地，人们看在眼里的是她“强粮”。这就牵涉到后河人的又一个特点。后河人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做小买卖的多。由于地少，后河人出来做小生意的格外多。那时候，只要是从后河出来的，不管男女老幼，一个个都是掂秤杆的。那时，串村收破烂的是后河人，卖针头线脑的也多是后河人，你想，做的是小买卖，本太小，利太薄，自然是“两两计较”了。所以，她的“强粮”，她的“猴”，都是有历史根源的。到了吃大食堂的时候，粮食紧缺，这女人又有



了算计，她每天去食堂打饭时，总是少拿一两饭票，到了打饭的窗口，她总是扭过头临时去借，口很甜的，她只借一两饭票，谁也不好不借。她是精到家了，一个只借一次，从不重复。她借你一两饭票，你怎么要呢？自然是没法要。这么一来，村里两千多口人，她一人一两，竟然借出了二百多斤！这是一个很伟大很刁钻的算计，在那样的困难时期，她的三个儿子，大舜二舜三舜，一个也没饿着。平时就更不用说了，她借这家一棵葱，那家一把盐，从不还的。你要是借了她家什么，她是不会忘的，一天至少到你家扭三遍，一直到你想起来的时候。于是，村里人送她一个绰号，叫“窄过道儿”。那就是说，无论多宽的路，到她跟前，你就过不去了。

德顺跟“窄过道儿”的矛盾，是由于盖房引起的。

德顺家有个儿子，叫运来。人很老实。运来早些年说下了一房媳妇，是个娃娃亲。可是，到了娶的时候，人家却死活不过门。原因是他家的房子，他家只有三间破草房。那媳妇说，房子不盖，她就不进门。这么一来，可就苦了德顺了。为了把媳妇娶进门，德顺决定翻盖他家那三间房子，把土坯换成砖墙，麦草换成小瓦。那时候，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。德顺家为实现这个计划已经准备了五年了。在这五年里，德顺家没吃过一顿肉，没吃过一个麦粒，那日子是一片瓦一片瓦数着过



羊的门

的。到了料备齐的那一天，德顺的背已经驼了。如果德顺的背不驼，“窄过道儿”是不会咬住他的耳朵的。德顺个大，“窄过道儿”是个小个子，她窜一窜也够不到他的。

临到盖的时候，“窄过道儿”并没有说什么。两家临着一道院墙，那院墙一扒，打地基时，“窄过道儿”还是没有吭声。一直等到地基打好了，要垒墙时，“窄过道儿”站出来了。“窄过道儿”说：“老德，你先别盖哩，你那墙垒得不对！”德顺说：“咋不对了？我这是老基老宅，咋就不对了？”“窄过道儿”说：“你多垒了一尺五。我一直看着呢，就看你咋垒。”德顺气了，说：“我这是老宅，我想咋垒咋垒，你管不着。”“窄过道儿”说：“我咋管不着？！我咋管不着？！你没留滴水，你得给我留下滴水！”德顺也不会说话，他只会说：“我这是老宅！我这是老宅！！”不料，说着说着，“窄过道儿”就冲上来了，她跑上去，“咕咕咚咚”的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把刚垒了三尺高的墙扒了一个大豁口！人往那豁口上一坐，说：“你垒，我就叫你垒不成！”德顺简直气晕了，他骂道：“我操！这是明欺磨人呢！”说着，就像蛋儿一样滚上前去拽人。他不防，手里还拿着一把瓦刀呢。这时，只听“窄过道儿”高声叫道：“杀人啦！杀人啦！”接着又喊：“大彘二彘三彘，都给我出来，今儿



个，他只要敢动我一指头，恁给我驴他！”说话间，“窄过道儿”的三个儿子虎汹汹的，全都跑出来了。德顺一看，气傻眼了，嘴里说：“我操啊，我操！”大舜就说：“你骂谁哪?!”德顺说：“我骂我哪，我操！”事情就这样僵住了。

后来，村里有人给德顺出主意说，白天她不让盖，你就夜里盖。趁她不防的时候，你只管垒，只要垒起来，她就扒不了。德顺就趁晚上偷偷地垒。谁知，“窄过道儿”一直注意着呢，只要一垒到三尺高的时候，她就跑出来了，又是“咕咕咚咚”给他扒掉！垒了三次，扒了三次！最后一次，德顺气疯了，扑上去拽她，不料，刚到跟前，“窄过道儿”人利索，趴上去就咬！她这么一咬，德顺急了，伸手就去推她，一推推到了胸脯上，“窄过道儿”一下子觉得她被“流氓”了，顿时恼羞成怒，就那么死咬着他不松口，生生咬掉了德顺半个耳朵！

这么一来，事闹大了。德顺的半个脸都血乎乎的……呼姓人不愿意了。德顺的本家纷纷站出来指责“窄过道儿”。“窄过道儿”也不是善茬儿。于是，她跳起来哭喊着说：“不要脸哪，他抓我的‘蜜蜜’（奶子）！他抓我的‘蜜蜜’！”听她这样一喊，事情复杂了。王家的人也不愿意了。王家是本村的三大姓之一，本家人口众



羊的门

多。往上说，麦升爷弟兄三个，麦升爹兄弟四个，麦升又是弟兄四个。下边，于凤琴这一茬妯娌们，生的娃子就更多了，枝枝叉叉的这么一分，势就重了。事情一闹起来。村街里就站了很多人，一半是王家的人，一半是呼家的人，各自手里都掂着家伙，虽然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，但立场是很鲜明的。就听两家人在对骂：

“狗！狗咬耳朵！！”

“驴！驴抓‘蜜蜜’！！”

这本来是邻里纠纷，如果呼天成在家的话，是不会闹到这一步的。可呼天成刚好去大寨参观去了，一去七天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德顺那半个耳朵已经成了风干的腊肉了。

呼天成一回到村里，先是有呼姓人推举出来的长辈万发爷出面找了呼天成。万发爷的胡子都白了，他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来到呼天成家，说：“天成，这事，你得管哪。你要不管，我就用拐棍敲你！”呼天成很和气地说：“万发爷，你放心吧。我管，我管。”接着，王家辈份最高的三奶奶也找上门了。三奶奶不但辈份长，还一手托两门，她既是王家的祖宗，又是呼家的姑奶奶呢。她是被人用架子车拉到呼天成家的，三奶奶一进门就说：“天成，王家的事，你要是不管，我可不依你！”呼天成就笑着说：“三奶奶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来一趟不



容易。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”

为这件事，呼天成一连在草床上躺了三天。三天后，当他走出茅屋的时候，他仅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看来，地是该锄了。”

于是，呼天成召开了全村的社员大会。他在会上说：“首先，我要声明一点。我是为全村人当家的，不光是为呼姓人当家的。所以，我决不会偏这个向那个，这一点，请老少爷们放心。”接着，他又说：“村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是全村人的耻辱！为啥会出这样的事？叫我看，就是一个字：‘私’字。就是这个‘私’字作怪！今天，咱们先不断事非，先清清仓，斗斗这个‘私’字。尔后再讲如何处理的问题。最后，究竟如何处理，由大家讨论，大家拿意见。”

接着，就从这天起，一场邻里的纠纷变成了呼家堡的“斗私批修”运动。这场运动的口号是“狠斗‘私’字一闪念，开展思想大扫除！”这个口号还不是呼天成想出来的，是呼天成召开了那样一个会议之后，由村里一个青皮后生想出来的。当呼天成召开了那次会议之后，不知为什么，村里人竟然都很激动！他们夜里甚至睡不着觉了，不断有一些新的想法涌现出来，有了想法就去找呼天成汇报，呼天成当然很支持，也不断地鼓励他们几句。实际上，呼天成非常清楚，在乡村里，斗